

著名學文世

金銀島

著 孫文 蒂 史
譯 雷 夢 何



2
98



金 銀 島

Treasure Island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年 月 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三 元

原 著 者 R. L. Stevenson

譯 述 者 何 夢 雷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 書 編 號 : 129

目次

第一章 老海盜	一
第一節 上將賣朋旅館中的一個老水手	一
第二節 黑狗的現沒	五
第三節 黑牒	一〇
第四節 一個航海衣箱	一五
第五節 瞎巧的末日	一九
第六節 船主的公文	二四
第二章 海上廚子	三〇
第七節 我到壁粒赫托兒去	三〇
第八節 在有望遠鏡爲招牌的店裏	三四
第九節 子彈粉和兵器	三八
第十節 航程	四三
第十一節 在蘋果箱裏我所探到的信息	四八

第十二節 戰爭會議.....	五三
----------------	----

第三章 我在岸上的冒險.....	五八
------------------	----

第十三節 如何我開始的在岸上冒險.....	五八
-----------------------	----

第十四節 第一次的挫折.....	六二
------------------	----

第十五節 島嶼上的人.....	六六
-----------------	----

第四章 木籬防地.....	七二
---------------	----

第十六節 醫生繼續敘述棄船的情形.....	七二
-----------------------	----

第十七節 續醫生的說明.....	七六
------------------	----

第十八節 再續醫生的敘述.....	八〇
-------------------	----

第十九節 吉姆霍景絲的重述.....	八三
--------------------	----

第二十節 錫兒浮之使命.....	八八
------------------	----

第二十一節 攻擊.....	九三
---------------	----

第五章 我在海上的險遭.....	九九
------------------	----

第二十二節 險遭的起初.....	九九
------------------	----

第二十三節 退潮.....	一〇三
---------------	-----

第二十四節	皮艇的飄泊	一〇六
第二十五節	我損壞水盜旗	一一一
第二十六節	漢斯衣絲樓兒	一一四
第二十七節	西班牙的洋鎚	一二一
第六章	錫兒浮船長	一二六
第二十八節	在敵人的營盤裏	一二六
第二十九節	第二轉的文件	一三一
第三十節	賭咒釋放	一三七
第三十一節	寶庫的尋覓——富陵得的指針	一四二
第三十二節	尋財寶——在林中的聲響	一四八
第三十三節	首領的死	一五三
第三十四節	結果	一五八

第一章 老海盜

第一節 上將朋寶旅館中的一個老水手

曲里老納紳士，呂勿西醫生，和那其他幾個人士，都請我將金銀島的全部的事體詳細的寫下來，除了那庫的位置以外，別的一點也不漏掉，那是因為尚有不少的財寶在這島上，沒有開發出來的緣故。於是我便在紀元一七……年開始記載那件事。——我回想從前我的爸爸開那上將朋寶旅館時候的情形，那時有個老水手，他的皮膚黧黑，臉孔上有着刀疤，曾經也來投宿在我的家裏的。

我追憶這件事，好像在昨日一般景像，當那水手跑到旅館門口的時候，後面跟着一輛貨車，滿載着他的航行衣箱，他是身材很長大，很強壯，極肥重，面呈黧黑色的人，他膩污的辮子一直垂到一件臟污的藍大衣的肩尖下；他有兩隻粗糙而多瘡痕的手，上面帶着烏黑且有油灰爪的指甲，並且在他黧蒼白面上橫着一條刀疤。我想他好像是如此的，眼睛東張西望的看港口，同時口裏吹着哨子，後面再跟上去唱着很不悅耳的老調的歌曲，他以後時常唱着：

「十五人在死人箱的上面——」

「哨呵呵，給我一瓶糖酒吧！」

歌的聲調是很顫抖的飛揚出去，似乎和絞盤機手柄的調子相對應，於是他使用着在手中的一梗像木挺似的棒棍很急急的打門，當我的爸爸跑來的時候，他便高聲地喊着一聲要一杯糖酒。當酒給他之後，他便慢慢地飲着，好像一個饕餮家一般的很精確地辨別那種滋味，那時他仍然的向四面看着外邊的山峯和掛在上面的招牌。

「這便是一個很便當的港口，」最後他張嘴說道，「並且此地酒舖的位置也很適當的，此地的旅客多麼？」我的爸爸回答他，旅客很少，這實是可嘆的。

「好呀！」他說，「這塊兒卻好給我住宿了，朋友。」他對着那推小車的人叫道：「便放在此地罷，送進我的衣箱來。我要在此地住幾天。」他不斷的說：「我是很不講究的人，祇有糖酒醃肉和雞蛋，在那面的高岸上，備着船隻行來駛去罷了。你們喚我什麼呢？大家可以稱我船長。喂，我知道你想什麼了——啊，鐘在此地啊！」在門口他擲下三四個金幣來。「當我把這些鐘用掉了以後，你好來通知我。」他說，他那種嚴厲的態度，好像一個指揮官。

雖然他的服裝不好，言語粗暴，但是他的狀貌極神氣，不爽，不像一個尋常的水手，和一個大副或是船長，彷彿好像慣常差遣人家和敲打別人的那種態度，那個推車人，對我們說，他是早晨坐郵車到喬治王旅館來的，所以他便問有那幾家旅館是在這海邊上的，據我的猜想大約他已聽見我們的名譽還不壞，並且位置也是很幽靜的，所以他便從這許多的旅館裏，選出這處來寄住了。我們曉得這一點是迎合一般旅客的心理的。

他是個不喜多話好靜的人。他一天的時間是化在帶着一個黃銅的望遠鏡，在那港口和山頭間去跑來跑去的當中，直到天暗了，他便坐在客堂的牆角裏，把身體仰在火爐的旁邊，嘴裏飲着濃厚的酒和茶。對他講話，他總是置之不答，不過對我們突然的兇惡地看看，鼻孔中哼出不少的氣來，同時發出很響的聲音來，好像叫大家防備迷霧角號聲一樣，於是我們和常到我家裏來的人們，都立即曉得他，也不去和他講一言半語。當他每天慢慢跑回的時候，他慣常要問，這條路上有航海的人走過吧？起先，我們認為他問這個問題，是爲着他要找幾個同行的弟兄；但是到後來，我們方明白，他想躲避他們。每當這上將朋賓旅館中住着一個水手的時候（因爲是常常有人來宿的，他們是要沿着海濱的路到壁粒赫托兒去的。）他慣是在沒有跑進那客堂以前，便先到門廳裏去偷望一下，或者着然住着這種人，在室內的時候，他便很寂靜的和老鼠一般，講到我這種事情是不必隱藏的，因爲我的恐懼和他一樣的可怕。他曾經有一天領我去詳談，他答應在每月初送給我四個辨士，細心替我查究一個「少一隻腳的航海人」。假使看到他走來便去對他說，但是在月初，我去領酬報的時候，他仍然用鼻尖哼着的對我怒目的看着我，可是還沒有到一星期，他想着這事又很清楚了，把四個辨士送給我，又屢次的囑托我用心着那個「少一隻腳的航海人」。

這個少一隻腳的航海人，不時的在我的夢魂中發現，我也不再講了。在狂風暴雨的夜間，當風急吹着四鄰，港口山嶺上

充滿着怒浪的時候，我常常看見他做出很多的姿態，和各種可惡的動作，有時那個腳與膝的切斷排齊了，又割到腹部了；有會兒竟成功一個很奇怪的動物，在身體的中央只有一隻腳生着。他見他跳跑跑的跨過那離笛的溝渠，來追找我。這是怕夢中的最畏懼的夢，總是我要貪這每月四個辨士的緣故，所以得到這些可怖的想像。

雖然在我的想像中，對於這一隻腳的航海人是很害怕，但是我對於船主本身，倒在他和相熟的許多之中，他是最害怕的了。有數夜，他飲着過量的酒，他的頭顱將要倒下來了，於是他便坐下一面喊着那陳舊可怕的野海歌，也不問是不是相熟的人，有時他對着坐位上的人，一個一個去勸飲，強力壓制全部恐怖的一黨，細聽他的故事，或者叫他們和他齊聲同唱，我每每聽到這房裏，發出顫抖地歌聲，「唱啊唱，給我一瓶糖酒」全部的鄰居，都想來加入愉快的生活，猶怕在這會遭着死亡（或是因為唱歌的聲音低了，恐怕會遭到死運的），所以大家都提高了聲音唱着，想要把聲音超過別人，以免注意，因為在這惴惴無顧忌的當兒，他是一個極獨裁的鬼王，他要把桌子拍着，喊大家靜下來，他能够驕然的大發雷霆，因為有人問着，或沒有人問着，而斷定大家沒有在這兒細聽他的故事，他尤不讓什麼人偶然跑開，必定要等他自已已經飲得大醉，一轉一曲的回房睡臥以後方可。

他的故事是很令人怕的。他講的是什麼，殺頭，走跳板，和海洋中的狂風，曲拉矮托鬼斯的暗礁，西班牙大陸上的不開化的事蹟，和稱人蹤跡地方的軼事，據他所講的，他曾在海上和那種天所棄的，極兇暴的人，一塊兒住過；他講那故事的那種語言，足使誠樸的農人聽得發抖，和他所說到的那種怨孽，一樣的可怕，我的爸爸常講，這旅館將要倒霉了，因為大家將要不敢來居了，總之要受到控壓和挫折，以致於在睡覺的時候，仍舊不斷的慄抖，但是我真相信，他住在這處是可以對我們有好處的。他們在那時雖然很害怕，可是他們細細的考察一下，倒很快樂了；在這沒有事的鄉下生活中，那確實是個很好的激勵，便是許多青年，也假着羨慕他，叫他作有經驗的水手，有慎作的航海員，和別種贊美他的名字，並且說道，使英國能擄執海上的牛耳的，就是這一種人哩。

但從別方面講起來，他真的給我父親一個預兆，因為他是一星期一星期的留著，到以後愈加一月一月的留下了，所以他所有的錢，已經用得精空，可是我的爸爸，總是沒有大膽去問他多要一點。若然他提到了這個問題，那船長便從鼻子

裏高聲哼氣，和獅吼（你可說）的一樣響，怒目睜視着我可憐的爸爸，要等到他退出這房間為止。我會想看見我父親這樣的受氣以後，他便緊絞着雙拳，想他在這當兒所覺到的痛苦和驚狂，足以可使他得到不幸的天折。

船長和我們擠在一起的時候，什麼衣服從來沒有掉過，只到一個做小生意的地方去，買着幾隻的襪子。他帽子一部份的邊，已經懸下來了，他從那天起，便置之不顧，雖則在被風吹的時候，覺得很不便利。他外套的式樣我還沒有忘記，他總是拿到他樓上的屋子裏自己去修縫，這件衣服在他死的以前，已變成一件充滿補塊的破衣了。他從來沒有寫過信，人家也沒有信給他，他未嘗和旁的人接談，僅和鄰人閒談，可是和這些鄰人講話，大都是在飲酒的當兒。論到他的那個很大的旅行衣箱，我們沒有一個人見他開過。

僅僅乎他祇有一次，給人家挫折了他歸天的一日，那是卻我父親病得很重的時候。一日下午，呂勿西醫生很遲的來診，我爸爸的病，當我媽媽邀他吃了一餐午飯以後，他便走到客堂去吸煙，靜候他的馬從鄉村回來，因為從前我們的朋賣旅館中，沒有馬廐的。我跟他走進去，這清肅敏靈的醫生，使我還緊緊的記着有雪白細粉敷在髮上，他的黑眼和敏捷的態度和笨俗的鄉間人一樣，尤其是我們所講的饅頭笨俗，眼力昏庸，服裝襤褸，醉迷迷的俯在桌上的水盞，成着對照。突然他——這位船長——開始唱那永久的歌調——

十五個人們在死人箱的上面——

啾呵呵，給我一瓶糖酒！

酒和惡鬼已經把別人的性命斷送了，

啾呵呵，給我一瓶糖酒！

以先，我認為死人箱和他樓上廚房的大箱子是一樣的物件，並且這種思念，曾經也和一隻腳航海人同樣的，在我的噩夢中糾纏着，可是現在，我們好久沒有去當心到那隻歌了；在那夜，醫生呂勿西倒覺得特別了，我看他對於那樣聲音，並不生好感，因為當他和老看國役太助講到風濕症的新醫法以前，他很火火的昂了頭，看着好久的時候，在那個當兒，船長慢慢的唱出那歌來了，最後他在前面的牆上一敲，我們都懂他這歌頭是——那些，各種的響聲都靜了，祇有呂勿西醫生，還和從前

不少的人不斷的譁着，層次清晰而熱烈，雷驤了兩句話後，便很快的抽口煙。船長很兇惡的看着他，等了一會，便再敲着桌子，愈形兇猛的看着，結果突然用了很不悅耳的聲調說道：『那面不要鬧，在這很狹窄的場所！』

「你是對我講嗎，先生？」醫生道：「這流氓又誓說他正當和他講的當兒，醫生便答他說：『先生，我只有一件事情來對你講，若是你仍舊要醉喝着酒，地球上立刻便要將這一個很下流的流氓除掉了！』」

這老流氓很是震怒了。驟然他躍起，拔出一把水手用的小刀抽開來，放平在他的手掌中，好像將要打這醫生在牆壁上。醫生卻一點兒不害怕。他回轉去用同樣的聲調和從前那樣的對他講，這聲浪是很宏亮，可是非常的清爽和鎮靜，所以掌中的人們，都好聽見牠——

『若然你不遂即把這刀放進袋裏去，我將拿我的名譽擔保，你將要在下一回巡查審判的時候，立受校刑的處罰。』於是兩人公共怒目相視，可是船長遂即就受挫了，他收回他的兇器，再坐到他的位置上，自唸自語的說着好像一隻被人家痛毆後的狗。

『此刻先生，』醫生繼續說道，『我已經曉得我的地方上，有你這種的人，你可以自度吧！我必定要日夜的來看守着。我不特是個醫生，並且我又是個父母官，若然我聽到別人對於你有忿怒的口氣，像今夜那種兇暴的舉動，我便會用很快的方法來捕獲你，不要你在我們地方上好，這種說我已够了。』

沒有多時，忽西醫生的馬走來了，他便跳上去騎着去了；此後船長在每天晚上便稍太平些。

第二節 黑狗的現沒

沒有多少時間以後，那樁特別事情的第一幕便碰到了，這便使我們最後除去那個船長，雖然你們不久便會曉得他的事情。在一嚴寒的冬天，很久的凝著厚霜，刮著狂風，一瞥見，便能知道，我可憐的父親，不像能够重複延至明春了。他的病狀，一天重一天，店裏的大小事務，都由我母子兩人管理，十分的忙碌，因此這個討厭的旅客，並不十分在意了。

這是在一
新正月的大清早晨——是冷慄凍結的早晨——各處港口，都附着灰白色的厚霜，水的波紋輕輕的響到

礁石上，那會兒日光仍舊很低，祇和山頂相齊，很遙遠的射在海的那邊。船長比往常起得更早了，對了海邊跑去，他的舊藍褂子的衣邊下面放着短刀，不斷的飄盪，他的臂下挾了一個黃銅望遠鏡，他的後腦上，歪戴着帽子。我想到在他跑去的時候，他呼吸的氣和煙一樣的跟隨他，我聽見他最後的音調，當他對着巨大巖石轉去時，那是一種怨怒的音調，好像他心裏仍舊留念着呂勿西醫生的事情。

當時媽媽陪着父親在樓上；我正在預備早餐，等候船長回家，那時客堂的門沒有關，便跑進一個我從不相識的客人來。他的臉容灰白，滿身污穢，左手上少了兩隻手指，雖然他佩着一柄刺刀，可是並不像一個好鬪的人。我常常當心着那樣航海人的一隻腳還是兩隻腳，所以這個人使我疑惑。他一點兒沒有水手的樣子，可是他真的帶着一點航海人的風格。

我問他爲何事而來的，他說要飲一點糖酒；可是當我正要拿酒的時候，他便坐到一張臺上去了，叫我跑近些。我便立定在所站的地方，我手中拿了毛巾。

「來，小子，」他說，「來近些。」

我便跑近了一步路。

「此地的那桌早餐是不是想供給我的同事必耳嗎？」他很和愛的橫視我道。

我回答他，我不曉得什麼必耳不必耳，這是預備供給一個寄住在我家旅客的，這位旅客我們稱他做船長。

「好，」他說，「我的同事必耳儘可以稱他船長，或者也可以講不是船長，他面上有一條刀疤，他的性情很發笑的，尤其在飲醉了酒的當兒，是否有我的同伴必耳，我們好把這個舊做辯論的明證，你的船長，面上有一條刀疤——若然還要證據，我們仍好引證，那刀疤是在面上的右邊。好，我都對你講了，現在你讓我的同事必耳是不是在這房子裏？」

我對他講，他已經到外面散步去了。

「那一條路，小子，他朝那條路走的啊？」

當我指了那大巖石，對他說，船長恐怕是從那一條路去的，沒有多少時候便歸回來的，並對他說了幾個別的問題，他道，「啊，這真巧極了，好像酒對我的同事必耳醺了。」

他講着這些話，他臉容並不顯出很快樂的樣子，我有我自己的判斷力，斷定那個生客是誤會了，就是他所講的話不錯。可是這樣事，我以為和我一點兒沒有關係，並且我也很不容易曉得怎樣的辦法。那人在旅館門的裏面，來往徘徊着，到牆角裏去望望，好像一隻等待老鼠的貓兒。有一次我走出到街道上去，可是他驟即喚我回來，因為我依他的命令稍遲些，一個可怕的突變，便在他的污穢的面上露出來了，他用一種可怕的誓言迫我回去，那竟嚇得我一跳，當我驟即走進裏面去，他又恢復他的常態了，半詔半親的安撫着我的肩膀，和稱我是個好小孩，他很愛我。「我本身也有個小孩，」他道，「都是和魯曼不多的，他在我心頭上是最慕愛的人。可是，孩童最重要的確是要有訓教，小寶貝——是要有訓教。若然你和必耳同時航行，你一定不能够有第二次的命令，小孩子你是不是已經受過教訓啊——性情遲鈍決不是合於必耳的，大概和他同航行的人們，都不這樣的。這地來的想是我的同伴必耳，他的雙臂挾着望遠鏡，追逼他的老境級，小寶貝，我們好回進客堂去，避到門後去嚇他——我復再說一聲，他逍遙着他的境級。」

這樣講完以後，那旅客和我同回到客堂裏去，把我立在他背後，避到牆角中。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被開着的大門遮掩了。我是很鎮靜，很害怕，你好幻想的，並且尤其使我的懼怕了，那個旅客自己也很懼怕。他拭擦着小刀的柄，並且從刀鞘裏抽出了刀來，當我們在那裏等待的當兒，他總是隱隱着，似乎他感覺到我們常講的，所謂喉頭裏哽着一根骨頭。

最後船長跑進來了，向後用力關門，他並沒有向左右看視，一直經過房裏，走到等着他的早餐的地方。

「必耳」旅客說道，帶着一種聲音，此種聲音我想他一定有意裝得膽大和響些的。

船長同轉身來，對着我們，面容上充滿着消沉的凄涼之色，甚至他的鼻子發青了；他的氣色好像一個人遇見了惡魔和壞人，恐怕是更可懼的東西，甚至比這種還害怕了，其實我看到他，實在覺得歉憾，一時竟變成得如此的瘦弱憔悴。

「來，必耳，你知道我，你曉得一個老船侶麼，必耳，當然的，」此旅客道。

船長發出一種急迫的喘氣。

「黑狗啊」他說道。

「還有別人嗎？」別一個答道，光線慢慢的安靜起來了。「依舊如前的黑狗，到上將廚賣旅館中來看像的者船長必耳。」

啊！必耳必耳！我倆都已經過不少的變遷了，自從我失了這兩個指頭後，」在這時候他一面舉起他的被殘廢的手來。

「現在，你看啊！」船長道，「你已尋到我了，已知道我是在此地了，好，你儘可膽大的抗辯：預備怎麼辦？」

「那是你的意思，必耳必耳！」黑狗回答，「你是有把握的，必耳！我希望叫這好小孩子給我一杯糖酒，這是我本來就喜歡的，若然你以為對的，我們便坐下，仍舊好老船侶一般的談談公正的言語。」

當我拿着糖酒轉來的時候，他們二人已各坐在船長的早餐桌的一面了——黑狗靠近門坐，一面可以和他的老侶伴閒談，一則——依我的猜想——好便於逃避。

他喚我出去，並叫我開直了門，「不可以從鑰匙孔裏窺著我，小孩子，」他道，「那麼我便走開，退到欄杆裏去。」

雖然我都聽了好久時候，可是我並沒有聽到什麼，只有一種很輕的自言自語聲；但是到後來的聲音覺得慢慢的變響了，所以我可以大約的聽見一兩句，可以說大部是船長的咒罵。

「不，不，不必多講，」他喊着，並又說道，「我以爲，若然要受絞刑的話，我們便同受亦不妨。」

於是忽然有一個很可懼的爆發的咒罵和別種的吵雜聲發出來了——蓋子和靠背椅子都一個一個的倒到一旁，繼而又來了刀劍互碰的聲音，忽然又聽見叫苦噴氣的聲音，不久便看見黑狗如飛一般的奔逃，船長便儘量的追上去，兩人手中都拿着沒有封套的短刀，黑狗的左肩膀上已流出鮮血了。卻巧追到門前，船長便對準逃亡徒，下最後的劇刺，若然沒有給我們的上將朋寶這塊大招牌阻擋，那這一刺真能砍到他頭顱上。這刀痕，你現在還可以看見在那架子下面呢。

這一劈，是最後的爭鬭。黑狗後來便逃出至路上，雖負傷也仍舊顯出一雙清晰且奇特的腳，沒有三十秒鐘，已看不見他在山腳下了。那船長呢，立在那兒看那塊招牌，好像一個給鬼迷惑的人一般。於是他數次去擦他的眼，後來便走回進屋中去了。

「吉母，」他道，「糖酒，」在他講的時候，雙腳已相碰，自己把他一隻手靠在壁上。

「你傷了麼？」我問道。

「糖酒，」他又講着，「我一定跑開了。糖酒，送糖酒我吃。」

我便去取酒；可是我很不定神，因為碰到這種突來的事情，所以我把一隻酒杯也撞破了，那個酒瓶口也碰壞了，當我正在那兒茫無頭緒的時候，我又聽見客堂裏有高的聲浪落下來，那我便急急的走進去，則看到那船長直倒在地板上。同時，我的媽媽給叫喊和爭吵的聲浪響着，很快的跑下樓來助我。在我們的中間，我們便扶起船長的頭來。他呼吸得很響，很困難，可是他的眼睛緊閉着，他的面容很可怕。

「呀呀！」我母親喊道，「這旁屋是怎樣的倒斃啊！並且你的爸爸又正患病！」

在這會兒，我們想不出法子去急救船長，並不想旁的，只從他致命傷的地方想去，這個傷是從和那個不相識的旅客吵鬧而得來的。我現在有糖酒，當然想法向他的喉孔注入，但是他是緊閉着牙齒，他的牙齦和鐵一樣的堅固。這真是一個好的救星，當把門開了，因為呂勿西醫生卻巧來看我父親的病。

「喔，醫生，」我們狂呼道，「我們怎麼辦呢？不知他在那一處受的傷呢？」

「傷了麼？不要瞎說！」醫生說，「沒有他和你我一樣沒有傷。那人恐患了瘋病了，我已警告過他。霍景絲夫人，你快些到樓上去看你的男人，若然是可能的，你便對他說沒有什麼。現在，我必用我一身的力去相救此絕無用途的可憐蟲；吉母，去拿一個盆子來。」

當我拿着盆子回來時，醫生已經撕裂船長的衣了，把他有筋力的臂膀暴露出來。手膀上的幾處都刺着花：「此地就有運氣，」「順風，」和「必耳達絲的理想」便是船長常喊的那首海歌的名稱，這些字都很精美和清緩的，刺在他的前臂上，並且靠近肩膀的地方，刺着一個斷頭臺的形狀，卻巧有人掛在上面——這樣照我想來，是刺得很有精神的。

「一個預兆，」醫生把手指着這圖道，「必耳達絲君，若然那便是你的名字，我們將要來觀察你血的色澤了，吉母，」他道，「你怕不怕血？」

「不，先生，」我答。

「很好，」他道，「你拿好這個盆子，」用着那個盆子，他拿出他的醫刀來，割開一根血管。

許多的血放出了以後，船長方能把兩眼張開，迷朦地察視着他。第一個他便知道醫生，顯出很不誤會的皺着眉頭；後來

方看見我，看上去好像安靜了。可是驟然間，他的面容變了，他便嘗試坐起來，喊道：

「黑狗到什麼地方去了？」

「此地沒有黑狗，」醫生道，「除非在你的背脊裏，你若是常常的飲酒，你現在還有禍殃來了，我簡單的和你说吧，我剛卻首先從墳坑裏急急的救起來，那是違背我的意志的。此刻，蓬絲先生——」

「我不是這個的名字，」他插嘴說。

「和我什麼關係呢？」醫生回答說，「這是我相熟的一個大盜的名字，我爲着節省的緣故所以用這個名字來喚你，我所對你講的是這個問題：若是你單獨飲一杯酒，還不敢會違你的命，可是若然你已飲了一杯，便要添一杯，吃完了再要來一杯，我老實對你說，你若不驕即戒去，你必定要死——那個你明白嗎？——必定要死的，到你自己所居的地方去，做聖經中的人。此刻，來用一些氣力。我來助你到牀上去。」

我們兩人用了不少的氣力，方能扶他上樓梯，臥他在牀裏，而他的頭腦倒在枕上，似乎像暈眩過去了。

「此刻你記牢，」醫生說，「我照心說——糖酒的名字對於你就是死。」

他講完了，便去診察我的爸爸，拿了我的手膀。

「這樣不會有什麼了，」當他關門時說着，「我已放了他不少的血，很可以隨他安靜片刻；他必定要臥在牀上一個禮拜——這種對於他和你，是很好的事，可是再生一次禍殃，便要他送命了。」

第三節 黑牒

大概在午時，我立在船長的門前，手裏拿着些清涼的飲料和藥料，他依舊的和我們走開他時的臥着，僅臥高些，他看上去，好像又虛弱又興奮。

「吉母，」他道，「在此地各種事情都最用得着你的；你曉得我總之很好的對待你。無一月我是不送你四個銀辨士的。此刻看呀好朋友，我是很沮喪，各種藥料藥我，吉母，請你去拿一小瓶糖酒來送我，像藥酒不藥酒，小藥酒。」

「醫生——」我開始說。

可是他插嘴囑醫生，用一種微輕的聲音，可是非常誠懇的。「各種醫生都是愚夫。」他道；「轉到那個醫生，呀，他對於航海員懂些什麼？我會經走到熱得像火把的地方，許多同伴都因生黃熱病而斃命的，我也走到過鬆地而霍亂動的似海面的大陸——對於這些地方醫生會曉得什麼東西——我是依糖酒爲命的，我對你說，我看起來這些東西好像飲料，妻子同等的切要；此刻我若然沒有酒喝，我好像擱在逆風海岸上的破船殼，你和那個愚醫生非要我負我生命的責任不可；」接上去便再痛罵了好久。「看，吉母，我的指頭如何會顫動的，」他不斷的說，用着嗚咽的口吻，「我不可以叫他們不吵，不好。今天我一點也沒有飲。那個醫生是愚人，我對你說，若是不把一小瓶糖酒給我喝，吉母，我必受酒毒了；我好像已有些受毒了。我望見老窩隱得在對面壁角裏，你的後面，很是清晰像照像一樣，我看見了，若是我卻實受到了酒毒，我本是一個野蠻成習的人，我一定要肆行無憚了。你們醫生親口講的，一杯不致會結果我的命，我願意送你一個金圓，給我一小瓶酒。吉母。」

他漸漸的發奮了。這樣真使我很驚惶，因爲此日我爹的病狀卻極兇險，非要靜息不可，同時我給他將醫生說的話提醒了；不過爲着他送賄賂，反觸怒我了。

「我不想你的錢，」我道，「僅希望你把欠我爸爸的錢還出來便好了。好，我就去拿一杯來給你喝，可是不可再飲第二杯呢。」

當我送酒他喝的時候，他很垂涎的奪了過去，便全部喝完。

「好呀，好呀，」他道，「真的好了不知多少，此刻小親友，醫生可有沒有對你講我要臥在此地還須幾天？」

「最少一週，」我道。

「天呀！他狂喊道，」一禮拜！我不要這樣。他們將要給我黑牒了。在那好時機的當兒，那般小俗子不久要來探聽我在什麼地方；這般小俗子對於自己的物件不能保守，反要來搶人家的東西；此刻，這樣那裏是航海人應有的舉動嗎？我很要知道呢。但是我是個不浪費的人。我從來不賄用我有用的錢，也不把他失掉些；我還想來賺他們。我對他們並不害怕，我預備軍

新放下帆去，好再遲緩着他們。」

當他如此的說後，很困難的從牀上爬起來，他緊壓了我的肩膀，這樣，使我差不多狂喊起來，現在他又移轉他的死重的兩隻大膀。他的話的意思雖然很強硬，可是這樣的微語聲，和話的意義實在相反了，當他剛卻在牀沿邊勉強裝出坐的姿態以後，他忽然把勇氣息下來了。

「這個醫生真弄得我足夠了，」他自言的想着，「我的耳中有亂響的雜聲，給我臥下去罷。」

在我沒有給他較大的幫助以前，他早已仰倒到他以前之處了，現在他方才安靜些片刻。

「吉母」他最後道，「你在今天有沒有看到那個航海人嗎？」

「是不是那黑狗？」我問。

「是便是黑狗，」他答，「他是個醜東西；可是要叫他來查察我的人，較他更不好。此刻若我不好逃脫，等到他們把黑牒送給我的時候，你不要忘掉，他們是要我那隻極穩的旅行衣箱，你趕快騎一匹馬去——你會騎罷——你能够不能够好，你便騎那乘馬走去——好好的，我願意去——跑去對那很壞而無能的醫生請他招些打手來——地方公安隊啦，和別種的什麼啦——他可以帶他們到上將朋賓旅館中來，捉那老富饒得的壞黨，不論年老年少，一個個都捉了進去。我是第一個同伴，是老富饒得的第一個同伴，那塊地方祇有我一個人曉得。他是在塞文娜之處，他把地圖送給我，當他卻巧害病將死的時候，和我此刻的形境彷彿。可是他們若不把黑牒送給我，或是你若沒有重看見黑狗及那一隻腳的航海人，吉母——他是很重要的——那末你可以不要去報告了。」

「可是什麼東西是黑牒呢，船長？」我問道。

「那個就是一張傳票，小寶貝，若他們送來給我的時候，我便好告訴你了。可是你需用用善觀氣色的眼睛去審查，吉母，後來我決和你平分，我好罰督的。」

他再自言自語的說了一會，他的聲音更低了；可是不久在我給他吃藥以後，吃時他像小娃娃一般的，他叫喊道，「吃藥的航海人，恐怕就祇有我一個罷，」最後他不久便熟睡了，於是我便走開了。我不能曉得什麼應做的事體是適宜。或者我摩